

日侵華惡將座機於我國遭擊落 亡燬之軍史

· 陳文樹 ·

前言

在十九世紀中期，由於美軍艦隊侵入領疆，肇生日本史稱「一八五三年黑船事件」，繼而引發其國內「倒幕尊皇」的政治變革。之後，洞悉船堅砲利重要性的日本，在明治日皇推動維新運動時，同時組建現代化海軍艦隊，並於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及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日俄戰爭」中，先後擊敗大清帝國、俄羅斯北洋艦隊與波羅底海艦隊，從而躋身為舉世側目的海軍大國。繼之，其海軍又將取自前述兩戰爭的巨額賠款，投入建造航空母艦暨發展海軍航空部隊。俟一九四〇年初期，日本已是當時海上武力最強的帝國，連號稱全球首強的美國，在海軍的武裝勢力上亦遜乎一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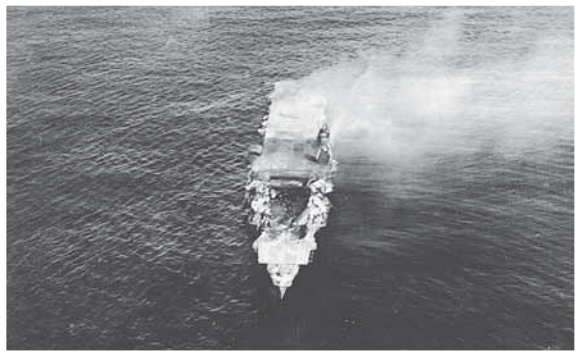
從維新運動後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帝國對外的蠶食鯨吞，以擁有航空部隊從事攻擊、轟炸及渡海作戰能力的海軍充當先鋒，並從鄂霍次克海至南海，及西太平洋至東印度洋等海域，獲得多起侵略之戰果，「偷襲珍

珠港」更是其海軍航空部隊的轟炸行動。直至二次大戰後期，日本海軍和轄下的航空部隊，逐漸已成強弩之末，即便建置「神風特攻隊」，亦無法阻止敗亡之命運。

一九四一年，日海軍艦隊縱橫海洋，幾乎攻無不克，連駐守香港之不列顛帝國「添馬艦」，當時為避免遭日軍利用而由港府下令炸毀，而遠在



1941年香港保衛戰中，駐港的英國皇家海軍軍艦「添馬艦」。(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1942年6月4日遭美軍擊毀的飛龍號，當晚日軍即執行自沉作戰計畫；翌日，由飛龍號偵察機意外拍下該艦前部甲板嚴重毀壞，後方甲板燃燒的畫面。(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印度洋的大英艦隊亦不及整補，於翌年海戰中遭日本艦隊重創；當時日海軍之聲威已凌駕於陸軍，海軍麾下的航空部隊更是如日中天（註一）。然一九四五年時，日本卻有多艘航空母艦和主力戰艦遭擊沉，難以再縱橫揚威於各海洋灣澳。尤以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島大海戰」中，蒼龍、加賀、赤城及飛龍四艘航空母艦遭美國艦隊航空部隊炸沉（赤城、飛龍兩艘航母遭美軍戰機轟炸重創後，由日軍驅逐艦發射魚雷予以擊沉），損失最為慘重。兩年餘後，其聯合艦隊之編制已不復存，且單一艦隊和海

軍航空部隊亦紛紛被擊潰解體，絲毫無法與之前鼎盛時期相提並論。

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帝國各有一名海軍高級將領，搭乘座機飛經我國領空時，遭我地面部隊擊落。我方部隊在擊落敵機，且確認遭擊斃之敵軍為日海軍高層惡將後，莫不振奮士氣、大快人心。

曾膺任日本帝國海軍大臣之大角岑生，亡斃於粵省南邊牛軋嶺

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爆發後，瘋狂嗜戰的日軍，對我國華南地區展開侵襲占領，並為部署已久的「南進計畫」展開先導行動。同月下旬，日本海軍派出先遣艦隊從臺灣左營軍港出航，駛往珠江口的海面



前日本海軍侵華首腦之一的海軍惡將大角岑生（本圖轉載自網路）

窺伺偵察；隔（八）月起即強占「荷包島」，並於查知列強各國非但未仗義挺身制止，甚或意圖藉機瓜取利益時，氣勢愈益猖狂。一九四〇年底，珠海、廣州等內地城市及粵省沿岸之島嶼，幾乎全遭日寇盤據，日本海軍並在珠江口岸、澳門之西的三灶島上，闢建一座供其航空部隊使用的機場，在設造此座海軍機場之際，曾因抗日活動而使逾百的民衆慘遭日軍報復殺害。

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清晨，一架自廣州起飛的日本海軍飛機，於飛臨珠海三灶島上空時，為我方的地面游擊部隊擊落而墜毀於黃楊山之牛軋嶺。後經趕赴墜機現址的我方居民，當場檢視遺骸、文件及參照事後蒐集到的情報資料，才確知亡斃於此役者竟為敵方海軍大將——大角岑生與海軍少將——須賀彥次郎等九名要員（遺骸、文件和散落之機體殘骸，在日軍的威脅下，民衆未能拍照存證即交還日方，日軍並恐嚇目擊者不得述說此事，以致大角岑生頭部中彈炸裂之傳聞已無從印證），搭載其等衆人之座機則為「微風號」運輸機。獲悉此事的我方人員聞之莫不額手稱慶的稱道：「捕到大魚了！」現在，黃楊山上於昔日大角岑生墜機處，設有遺址以誌其

事，並惕厲後世以斯事為鏡，莫要輕啓戰禍兵燹，破壞舉世之安定和平。

創建此功的我國戰士是粵區（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隊，係由防空觀察哨發現臨空之日機，上報縱隊司令袁帶後，由其下令開火，機槍戰士於連續的射擊命中敵機，締造不世之軍功。日軍為保顏面，在事件曝光後，發訊表示大角岑生因座機遇大霧而迷航墜落，但從游擊隊員、村民的述說：「……密集火力射向敵機之後，飛機即搖搖晃晃的繼續向前飛去，接著傳來轟轟的巨響：」，以及現場軍民所目睹機身殘骸上的彈孔痕跡相對照，當可確信是由我軍擊落此機。

另從後來傳出的事訊才知悉這名機上首位要角，乃是從廣州飛赴海南島執行職務移交前視察，並行將接替山本五十六將軍，出任海軍聯合艦隊總司令新職的大角岑生大將，當然已因遭我軍擊落而未能接新職。而由於大角岑生之殉職，山本五十六遂留任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之職，復於同（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續任該職，同時從海軍中將晉升為海軍大將，並在年底的十二月奉命率領艦隊偷襲珍珠港。

巧合的是，山本五十六於大角岑生死亡兩年兩個月後，即一九四三年

四月十八日上午，在搭乘「三菱一式運輸機」前往所羅門群島前線察視途中，同樣被擊落而亡身於布干維爾島。將山本攔截擊落的美軍P-38閃電式戰鬥機群，於擊敗六架護航的零式戰鬥機後，將編號為「1-323」的山本座機擊落，使其墜毀於叢林中。此項任務之達成，首要功勞可歸因於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於事前截獲、解譯，從日軍傳出的無線訊號而肇建大功。

大角岑生生前之海軍職務，以及他所多次提出的侵華主張和執行過的罪惡任務究竟為何？茲陳述如下：青年階段自日本「海軍兵學校」（為日本帝國培養海軍軍官的高級學府，一八六九年開設前身「海軍操練所」，後改稱「海軍兵學寮」，一八七六年遷往東京築地改稱「海軍兵學校」；十二年後再遷往廣島縣座落於瀨戶內海之安藝群島的「江田島」上）畢業後，曾於日俄戰爭時，出任松島號巡洋艦的航海長，並於大戰中嶄露頭角；嗣後，歷任過駐外武官、海軍部參謀、艦長（膺任艦長時曾於一九一八年，參與英、日聯軍的登陸海參崴戰役）、軍務局局長和艦隊司令等職。一九三一年晉升海軍大將，旋於同年十二月出任犬養毅內閣的「海軍大臣」，翌年五月因犬養毅被海軍少壯派

的海軍中尉三上卓率領之襲擊隊暗殺身故，大角岑生遂引咎辭海軍大臣之職，改任軍事參議官，但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卻又回任海軍大臣。

第二任海軍大臣期間，大角岑生緊握海軍大權，倡言日本應廢止於一九三〇年四月，於倫敦召開各國海軍軍備會議時所簽訂之《限制和削減海軍軍備條約》，並極欲擴張海軍武力和航空部隊之編設，大力鼓吹對外征戰，我華夏大國正是其覬覦侵略的主要目標，可說是位不折不扣的嗜戰武夫與侵華戰犯。

一九三六年時，因未能預先制止發生於當年二月的「皇道派」軍系政變事件，再度辭職大臣，回任軍事參議官；不久，又被調派為駐留中國大陸緣海之艦隊司令職務，之後乃以入侵華南再俟機「南進」東南亞為其職志，曾調派航空母艦侵駐廣東珠海之唐家灣海域，封鎖我國的海上運補，並頻派出海軍航空部隊侵襲廣州，炸毀軍事、民用設施。

在攻占珠海後，大角岑生又立即迫遷三灶島上的居民和住家，以建造機場供其海軍航空部隊進駐，罪行實係罄竹難書；惟此等惡行則可於日本帝國內邀功，而將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升職為層級更高的聯合艦隊總司令，

豈料卻於履新之際亡身我國珠海，誠屬罪有應得。

此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英國旋即響應美利堅決策對日宣戰，屬不列顛殖民地的香港遂立遭日軍攻擊而於同月下旬淪陷，使得整個珠江口乃至廣東沿海海域，僅澳門在葡萄牙政府和日本帝國折衝下，未遭日寇鐵蹄踐踏（註二）。

珠海是華南沿海地區最先遭逢日軍入侵的城縣，同時亦是華南地帶率先展開抗日戰鬥之地，無論是陸地的黃楊山、鳳凰山和海域的「伶仃洋」（註三），皆有游擊隊在艱困環境下堅毅不移的從事抗日，以熱血沸騰之身軀和堅苦卓絕之精神，與撤離至西南地區的國民政府遙相呼應，共同譜下昂揚不屈、擊退惡寇之戰歌，此乃數年之後終告實現之聖舉。

至於大角岑生被擊斃事發當日清晨，下令對其座機射擊的游擊隊指揮官袁帶暨所率部隊，經查證屬實後，獲國民政府頒發十萬銀元獎勵金，袁帶另獲頒勳章並晉升少將。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期間，袁帶尚以游擊隊指揮官身分兼任粵省中山縣縣長，因其昔時於粵省之作為頗多爭議，而未普受父老仕紳的尊崇；

惟下令擊斃大角岑生之戰功，則如星月之輝般的不可磨滅淡忘。抗戰勝利後，袁帶曾轉任中山縣警備司令部司令，神州赤化時離職赴香港定居，後則於香港過世。

剛卸任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第四南遣艦隊司令山縣正鄉，遭擊斃於浙江的椒江出海口。

一九四四年初期，傾力對日本展開反攻的美軍，已陸續在太平洋戰場告捷，在擁有空中、海面優勢的情況下，陸戰方面採「跳島」(Island hopping，亦稱跳蛙，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以美軍爲主的同盟國軍隊，所採行跳過太平洋上部分日軍占領島嶼的戰術，以加速攻占日本本土、結束戰爭並減少損失)作戰，次第攻占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馬里亞納群島以及關島，接著於同年十月劍指菲律賓，先於雷伊泰海域激烈交戰並成功登陸菲律賓，國軍部隊則於我東南沿海順勢反擊，驅蕩日寇。

日本軍閥爲求繼續占有我國華南等各省分，並維繫對西太平洋、南海戰場的運補，將時任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第四南遣艦隊司令，卻被認爲表現欠當的海軍將領山縣正鄉調回國內，改由他人接任。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山縣正鄉之座機從印尼泗水起飛



1940年代由昭和飛機工業會社所生產的「零式運輸機」(本圖轉載自網路)

，將返回日本接任新職，詎料卻成爲其生涯的最後一次空中行程。他於當下所乘坐之飛機，乃是當時日本最新研製問世，由三井財團轉投資設立之飛行機事業部門所生產的巨型「零式運輸機」(註四)。

山縣正鄉率隨員飛往設立於我國浙江沿岸的海軍基地(中途曾停廣州主持軍務會議並補充座機燃料)，待另行整補後視狀況再飛日本。飛臨浙江途中，爲逃避美機的攔截曾迂迴變換飛行路線，所以在飛至浙江上空時燃料已罄盡，只好迫降於我國部隊控

制的海門(位於椒江通往杭州灣的出海口岸)一帶，一處取名爲「老鼠島」附近之水域。在交戰期間，屬海防前線的海門至椒江出海口處皆實施封鎖，非屬軍用之船隊、車輛和人員等，皆嚴禁通行，領空亦嚴格管制，雖然只配設簡陋的防空、偵蒐器材，但是只要敵機飛臨，必然易被發現。

當時的浙江省外海上警察局第二大隊第六中隊(中隊隊部設址於離海門市四公里、距椒江出海口近約七公里遠的葭芷鎮)，以及浙東護航總隊之官兵，於發現敵蹤後立刻以密集火力猛擊迫降於江面上的運輸機，俘獲五名日軍。不過，山縣正鄉本人及其他三名人員則已死亡或自盡，慘澹終結其嗜戰血腥的一生，飛機在約莫一小時過後沉入水底。

事後，我方曾僱工打撈機體殘骸和死亡人員遺骸，然而山縣正鄉等人的遺體已因葬身魚腹或腐爛朽散而幾不復存。日本帝國海軍部，在山縣正鄉卒後奉日皇諭令，追晉爲海軍大將，也因此使椒江出海口之戰鬥，成爲繼三年前擊斃前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之後，再次獲致擊斃另一名海軍大將的輝煌戰果。

山縣正鄉與大角岑生同樣畢業於日本海軍兵學校，後並留學英國，曾

於海軍航空兵本部任職參謀，並擔任過「鳳翔號」戰艦艦長及海軍航空部隊指揮官等要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調任聯合艦隊第四南遣艦隊司令，在西太平洋暨南海海域，對美、英等盟國之海軍作戰。一九三〇年代期間，山縣正鄉自擔任海軍航空部隊之教官起，便和大西瀧治郎（即前述創建神風特攻隊之魔將）等中生代海軍幹部，極力強調航空武力之重要性，並積極宣揚「基地航空論」，即減少建造航空母艦，並改於陸地建置航空基地。他於一九三八年晉升少將後，主管航空部隊新型機種的研發，之後調任華南戰區的航空部隊指揮官，頻繁進行偵察與轟炸，當屬惡貫滿盈的戰犯。

山縣正鄉派別提出的「基地航空論」主張，力陳應將原本配置於海軍和陸軍的航空部隊，從以上兩軍種分離出來，其論述實則已直指肇建獨立軍種的「空軍」。此觀點引起不少擁



日本海軍兵學校學生館，現為海上自衛隊第一術科學校（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護「大海軍」觀念者的反對，而對其大加抨擊，甚至有人認為他的主張是背叛海軍而嚴予撻伐。不過，當時日本海軍力主增建航空母艦和增加配置「艦載機」數量的主流派，於一九四二年起眼見多艘航空母艦和擁有堅厚裝甲、巨徑火砲的戰艦陸續被美軍擊沉，而致氣勢斂縮，對山縣正鄉等人之意見已不再刻意的反對。在一九四〇年初，海軍內部不得人心的山縣正鄉，竟被調任為臺灣高雄地區的警備首長，並在日本海軍大舉擴建左營軍港和海軍煉油廠（日後的中國石油公司後勁廠區）時，逼遷宿居原地之民衆，受其迫害的同胞父老與家庭不計其數。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海軍新設南遣第四艦隊，以對抗逐漸朝西太平洋暨南海逼近的美軍艦隊，並授予資深的山縣正鄉中將軍階艦隊司令職，但氣勢低弱的第四艦隊根本無法抵抗美軍的強攻猛轟而節節敗退。在麥克阿瑟將軍率軍登上菲律賓賓之後，山縣正鄉所率領的南遣第四艦隊，逐漸

將防守重點轉移至我國的華南沿海海域。

任職艦隊司令後，約一年半以來幾乎是歷戰皆敗的山縣正鄉，固然是局勢使然，不過其指揮調度能力已遭受海軍內部強烈質疑，當時掀起撤換或認為他應切腹自盡之聲浪，海軍部終於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時決定將他調離前線，返回海軍部任職。未料在返國途中，山縣正鄉竟被我軍地面部隊擊斃，但也因此使他被日軍視為陣亡殉職，而得以追晉大將；否則，他極有可能在返日不久後，便被轉入視同除役的預備役，並於戰後接受軍事審判。

其他在我華夏境內喪生的日本帝國陸軍大將暨皇族親王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除了以上所述的兩名日本帝國海軍大將以外，尚有數名隸屬陸軍的大將，如白川義則及塚田攻兩人殞命於我華夏境內（白川義則被朝鮮志士尹奉吉擲彈身亡，塚田攻是座機飛臨我國安徽太湖縣上空時被我高砲部隊擊中亡斃），若包含戰後在審判期間服毒自盡的安藤利吉（曾為最後一任的駐臺總督）與腦溢血死於醫院的岡部直三郎兩人，計有四名陸軍大將卒於中國大陸，並與海軍大角岑生、山縣正鄉一樣，皆為

自食惡果，難辭其咎。

倘若再將時間擴大範圍以溯論，在日軍侵臺初期還有一名地位尤較軍事將領顯赫的人物亡於臺灣（亦於歿後晉升大將軍階並加封榮銜），乃列屬日本「皇室」貴族的北白川能久親王（「北白川」為皇族之「宮名」，以下亦簡稱能久親王），就其譜系而論當可上溯至十九世紀中葉時的仁孝日皇血脈。明治維新時，能久親王曾被江戶（今東京）的德川幕府和「奧羽越列藩同盟」推舉為另派之日皇，戊辰戰爭（擁護幕府政權和提倡「倒幕尊皇」之兩大勢力的戰爭）敗後他被列為日本「朝敵」，先遭軟禁於京都，後又被敕令剃度出家，隔年獲特赦還俗，赴德意志軍校深造。

學成返日之後，能久親王出任「大阪師團」師團長，在甲午戰爭後期大阪師團駐紮我國東北遼東半島並計畫進兵北京。馬關條約簽訂後，北白川能久獲擢升為「近衛師團」中將師團長，兼任日據初期接收臺灣的綏靖司令官。不過，這名親王卻在征臺時，因受傷及罹患霍亂（另說為虐疾）而在搭乘船艦返日醫療時，根據日本官方發表之訊息，傳出其於返抵東京自宅，不久便撒手亡逝，遺體運至「豐島岡墓園」國葬，敘功三級、授頒

勳章，並追晉為陸軍大將。另有物件攸關他遭暗殺、斷首……等繪聲繪影的佚傳，然則傳言之間互有衝突，全皆無從證實。

事實上，在臺灣各地的抗日義師與北白川能久率領的近衛師團交戰期間，皆曾傳出能久親王被當地義師擊斃的死訊，亦有其死後另由替身假扮，以繼續領軍作戰的稗傳（註五）。然而這些傳聞大多為提振義師士氣而紛傳於鄉野的音訊，反倒令其難以置信，因此仍以日本官方所發布亡故於自宅的說法，較為確鑿可信。

結語

自一九四五年，日軍敗降，臺灣光復，迄今已逾七十年，而本文所述之兩名日本帝國海軍首腦級侵華惡將大角岑生、山縣正鄉和其他日軍高將，被擊斃於我國疆域，且均於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之前，此即「侵略必敗，黷武必亡」之歷史鐵證。冀我國人得深悉此段國軍奮戰尅敵之軍史，並宏揚教忠教孝之意識，啓迪愛國愛鄉之情操，永為國家社稷之尖兵棟樑。

附註

一、相較於德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等數個已先後於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成立有空軍的國家，日本帝國卻仍未組建空軍，而是在海、陸兩個

軍種之下設立航空部隊，其中隸屬於海軍的航空部隊在兵員、配備上，皆顯勝於陸軍之航空部隊。

二、一九三〇年代後期，日本帝國刻意和葡萄牙交好並在葡境設有據點，廣泛蒐集歐洲國家的情報，且鑒於當時已有頗多日裔移民至昔屬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葡萄牙政府遂與日本協議，指示澳門政府於審查媒體報導時，不得有批判日本帝國或日軍的訊息，以換取日本軍隊不入侵澳門，但是該時同為葡萄牙殖民地的東帝汶則仍遭到日軍占領。

三、南宋末年，身為丞相的文天祥於今之廣東境內兵敗而俘於元軍，當其坐上囚船駛過伶仃洋（當時亦稱零丁洋），曾撰詩一首《過零丁洋》以表明堅毅不屈、誓不降敵之意志。

四、零式運輸機為一九四〇年代，由三井財團麾下昭和飛機工業會社所生產；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共生產該型零式運輸機四百八十六架，但因戰損之故，至日軍宣告敗降時僅剩卅八架，並即停產。

五、如新竹民間便盛傳北白川能久在現今新竹香山的牛埔山，和義師交戰時即已中彈身亡，死訊為日軍隱匿禁傳，並以其族弟伏見宮貞愛親王作為替身，持續南下遂行任務。